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十九 生心盜竟啖俗儒心

是衣冠之盜，柳下季亦尚有兄；為鄉曲之儒，魯諸生不如無友。其愚也可笑，安知問俗以入門；而啖之何心，不憚為犧之在廟。石中丞謂甘君曰：「僕歎士也，將用齊人，兵練吳人，餉資越人，幕客多燕人，可稱烏合矣。防禦數月，賊來掠者五，我出探者二，來則必受挫，出則必自疲，幸總帥此來，以粵海之成勞。惠於朋舊，感可勝言乎？」甘君曰：「鼎歸豫，密與楚王商榷，惟有利於王師者，不以吳境分畛域也。劉老師化形以游，必有所濟，其蹤跡異凡猥者，至則敬而奉之。勿遽以白眼相觸，則軍中宜可以藉其智力也。」作別自去。

豫東境大營，即古睢陽城。隨徵者為兩參謀，樂般父子、慶喜等四女。杜承隲、慕璋、常越、沙明，其瑪知古及矩兒夫婦，留佐斛斯，未偕至。燭生已與獮兒鄔鬱人宛南，訪周浮邱，且偵賊情矣。甘君自進大梁謁楚王，乞屏左右語。楚王曰：「甘總帥大名，宮婢震耳。昔抱罕之捷，師傅中有撰紀事本末入國史者，有歎美為歌行寄友人者。殲青黑二苗，有奉命繪圖呈上者，我曷日皆及之。今五斗賊充斥藩境，王師有徵無戰，將何策以靖亂乎？」甘君對曰：「鼎實不能知賊中之事，與官兵不卒平賊之由。有賢者都元，隱於風塵吏，今日之士元也。乞王以書聘之，得此賢，克賊易反掌耳！」楚王拱手曰：「薦人以戡亂，古大臣之風，我自作書，以何人為介？」甘君曰：「鼎宜自行，否則幕士明化醇，當斯任者也。」

楚王送甘君出，自作書云：

楚王成白：惟毛子先生足下。昔者樂巴為守，披髮而救弟子，許遜作令，出身以斬蛟龍。誠以有道之士，不忍兄弟之顛連；達權之吏，不欲斯民之陷溺。彼其功成，非以一己！今天下絳幘方報曉籌，黃巾忽思夜起，謝安石之不出，如蒼生何？鄧仲華之少年，先諸將耳。伏冀息其折腰之苦，拯斯滅頂之凶，畀以門大之印，不足為公榮；出其焚餘之書，無不為世用。翩然之來，海內咸慶。

是日，甘君捧書授明化醇，乘傳至虞山。二十日都毛子至，與甘君見，歡若平生。甘君欲引之謁楚王，毛子曰：「元不才，曾識海內定亂之人，請自約之偕來，五斗賊計日可殲滅矣。且無與大藩晤。」於是命一童自隨，落落徑去。甘君殊不能留之。鄔鬱忽歸報曰：「桑長史微服行宛南，為賊之別部所略，解門首老寨，在博望故城。小冠軍使奮勇自往劫之，恐無成功也。請總帥發兵往攻，或可挫賊鋒而振國威耳！」甘君自以游騎百人偕樂般往。適獮兒還謁，甘君曰：「以爾神能，何為遽退？」獮兒曰：「賊萬人，世治一人，固萬無門理矣。不得已化霹靂擊之，賊中有人遭擊而不死，反以水沃吾神相，安得不遁歸乎？」樂般曰：「夫震雷，體木而用火，中滿之坎水，誠得而陷之。兒若潛入桑長史受錮所，挾之而歸，猶司馬正參故事，誠易易也。奈何以眇小一身鑿萬賊乎？」獮兒曰：「劉老師嘗言中原有事，無輕用術，兒故慎之，如阿爹言，又何難之有？」乃告於甘君，隱形入賊寨。見賊已釋燭生之縛，送其師周浮邱處。燭生忿詞曰：「甘總帥言吾師出入賊中，如崔浩之以子房自命，弟子聞言不信，亦恐初終易操。忽爾岐趨，故捨身一行，正欲別白浮言，釋然於志。今果然矣。尚何疑哉？」因泣下。浮邱曰：「我生平忠孝自矢，焉有挾策以乾叛徒者！由奔走洛蜀之間，中途被俘，如吾弟今日，不能自裁，已辱聖賢之門戶。若因而助薪於邪燄，引錘於橫流，四海之豪，皆得以熱血一腔，罵吾至死，何顏對問難人哉？蓋彼中偽門師，嘗欲屈我，我不受，乃聲言我為門首獻謀，污蔑之語，有自來矣。以弟置此，安知非兩脅之計乎？」亦相與哽咽。燭生曰：「師如不易貞心，天道不盡悠悠，或有大力量負之趨矣。吾師弟安得長沒於此間？」

有頃，一短而髯者，搖大扇如箕，行跛視眇，率數十人入坐中庭。或呼曰：「門師魁先生來。召浮邱燭生語。」為兩人置隅座。兩人大叱，攜手同坐地。魁先生問曰：「周君西江名士，新來之友，閩音也。亦曾相識耶？」燭生曰：「此吾星學之師，非邪師也。」魁先生笑曰：「若等自謂不邪，何至就食於邪主人門下？」兩人罨曰：「不甘餓死者，尚欲見高天，就化日也。今如負塗之豕，逢載鬼之車，無惑乎乞人相視耳。自茲以後，不食歛粟，同彩夷薇，返餓魂於故鄉，埋義骨於叛土，夫何憾焉？」魁先生怒，命曳去之。兩人攜手起，共置一室，自掩其關，殆將絕粒矣。及夜，獮兒就燭生枕畔，微吟一絕云：

長史行不歸，我勞如何矣。

願為昭關生，莫作首陽死。

聲細如蚊，惟靜者自覺。燭生知為獮兒狡獪也，欠伸微歎，亦就鼾聲中和之。

愛亦莫能助，如君與我矣。

無徒效蚊雷，吆喝令心死。

獮兒小語曰：「不敢吆喝也，將援長史歸，盍速附吾翼。」燭生亦低語曰：「不可生其弟而舍其師。」獮兒曰：「吾能生兩翼，不能生四翼也。先其弟而後其師可乎？」燭生亦以斯言告浮邱，愴焉開戶出院宇，獮兒化形為小鳳，令燭生附其背，鼓翼去。不逾刻，抵甘君駐兵地。燭生見樂般謝曰：「自非王子引翼，雖死，鴻毛之不若矣。」甘君問：「周浮邱果在賊中乎？」獮兒陳其師弟前後皆為賊虜，傳聞浮邱之說，含偽門師魁先生所為。世治隱形而知其師弟相告矣。般曰：「兒何不即往援浮邱來，而使之向隅也。」獮兒曰：「兒獨負長史歸，浮邱已別遣夜遊神負之行。爾時須至也。」帳外率以浮邱入，與甘君樂般父子稱謝畢甘君詢以「五斗賊中情形，先生固洞見之矣。所以策之若何？」浮邱曰：「門首即倡亂之人，門師為匪非之黨，然首不一首，師有眾師，其滋生殆數十年，其流毒將數千里，要不足慮也。某嘗觀天象，妖星低而有芒，為前代所希傳，又察童謠，累月變而無定，亦近今之至幻。而蒼生之遭劫已深，真宰之垂憐伊始。惟聖主以德禳災，群臣以忠定難，氛將自掃，孽不終留，總無可恃之天功。有能通之世運而已。」燭生曰：「徹土作稼之文，使君盍觀之？」甘君曰：「來豫之日，鼎嘗展讀矣，寧可解乎？」背其詞云：

半百個破斛星，煌於汝南墜洛北。平水治禾刀，火鳥死木生。喜獲通寶，毛氏四乾，懸首二六。

浮邱曰：「起六字，即今五斗賊矣。」獮兒曰：「平水殆劉老師，禾刀殆堯妖也。老師非援石中丞，來敵堯妖耳。其餘微旨，亦甚了然，但不宜預洩。」樂般曰：「吾測喜獲通寶四字，知阿修羅少主，必有所自效矣。」甘君曰：「然。」率游騎百人還睢陽大營。杜承隲迎出曰：「頃者壽州有告急文至，請速閱飭戒備。」甘君立展之云：

制置淮南路駐壽春節鉞事石珏，為告急請援。二十四羽飛檄達。某日夜戌正刻，五斗賊師黎亞瑜，領門徒萬人圍壽州，東西兩營將真速祿、賈威武犄角之兵俱潰，賊中造呂公車十二，驅炮火上山，所灼為燼。江南兵赴調至者十不及五。浙東餉經月不來，且暮有析骸之變，恐雄城不可保，而南界將被兵也。水火號呼，髮膚存注，危絕望絕，須至火急軍務者。

閱竟，甘君色駭。司馬正參出問曰：「使君數當大敵，恬靜自如，茲持檄而有驚意何也？」甘君曰：「壽州本缺精銳兵，其真、賈二將，皆青齊之儒夫，非能戰陣者。石中丞文士，今五斗賊倉卒攻城，將士已望風奔潰，能無憂乎？」燭生曰：「黎門師能用呂公車古法，的是勁賊。」獮兒笑曰：「黎亞瑜，無疑是堯啞喻矣。但劉老師何在？而使之披猖以蹙壽春耶。」明副參曰：「吾所請都毛子，將約其客俱來，協贊兵事。今消息尚杳，固明知不足恃矣。黔營偕來之士，不過五百人，留駐於是而分兵往援，亦止半旅耳，焉能御之？」浮邱曰：「且分兵去，銜枚以亥子交，我得時。繞道由東北路，我得地。至賊營乘兩霄進兵，我得天也。」化醇曰：「亥子時陰陽交際，於年月日主凶，而君以為得之者何歟？」浮邱曰：「凶於家國者不兇於軍旅，古者鑿凶門而出，正以凶為吉。且犯難不返顧之義也。」甘君曰：「賊在吾東北，更繞出其後，程固倍之。且沮洳數十里，何由得渡？」浮邱曰：「賊之來犯，造舟而渡久矣。無重兵守棄舟，掩至水間，以其樁濟，無一賊覺，此其所以疏也。且偕行一程，賊勢轉懈，圍城孔亟，知有救兵至，則氣壯猶能固守耳。」季孫曰：「以時令言之，數日內不易有兩霄。君何所見乎？」浮邱曰：「設屆其日，遂無兩霄，

王師必不濟矣。此誠天道，而某何敢妄言以取戾焉？」燭生曰：「吾師占天之時，較精審於談兵，願諸公勿疑也。」甘君竟依浮邱之說，至巨浸，有數十小舟，剛渡得二百餘兵士。甘君始歎浮邱料敵之神矣。既渡，望攻城賊，如蜂之爭蜜，蟻之附腥，其幟其畫一大斗形，初非七星也。鬥分五色，繡一聯云：

青色鬥，酒多益壽蒼龍挹，沙滿成兵青帝量。黃色鬥，中央酌以大，四角量其同。赤色鬥，火德始能盛遠耀，離宮常自抱中虛。白色鬥，要知天上秋回柄，不用人間日費金。黑色鬥，統神工以維亥子，收積氣而葆貞元。

慕煒謂小冠軍使：「盍以彈擊賊幟？吾亦射焉。」獷兒飛彈著黃鬥下一賊。幟旋倒。煒發一矢著旗竿。甘君笑曰：

「是調射旗先射竿者耶！」戒兵士勿輕進。慕煒恚，請率黔營敢死士十人衝賊寨，敗則願死。甘君聽之。賊方施呂公車攻城，不虞數騎之入，黔兵以一當百，以十當千，如引泉於怒流之壑，投火於積葦之林，突如其來，莫之能御。黎門師大駭，令無攻城，各倚門自守。慕煗等入寨中，不見一賊，大呼：「速去之，無為邪師算。」赤霧捲起，衝突不得出。雷電大作，煗與十人俱欲無生矣。頃之，兩雹如撒豆，甘君聞林中飛雹聲，點頭曰：「是得天之候也。」獷兒告曰：「彼特壞妖幻術耳，世治請破之。」噓氣為黃風，吹雹無影，二百餘黔兵隨甘君奮勇入。甘君左右射，明越繼之。賊向未見敵，轟然而潰。慕煗等十人乘勢門出，賊死者幾二千人。黎門師仗劍大叱曰：「甘鼎自投銅鬥中，寧可復活。樂世治雖能助虐，速之亡也。」果一銅鬥下，將冒及甘君頭頂。獷兒騰身上擊銅鬥在手，揉之變為銅尺，飛擊黎門師，仍為黎擊去。獷兒詈曰：「假天女好為賊用，殊非人心，不聞智瞽一具仙骨，已揚塵於東海耶！弟子既為先導，其師豈宜後期，請不負上升之約耳。」

黎門師大怒，捧一栲栳，底圓而蓋方者，就中握黑粟盈把，化為鐵彈。有光勳然，擲獷兒。即仰面仆地，急欲變化去。如束縛然。甘君自以二百餘人退守故睢陽大營。黎門師喝門下力士縛獷兒進寨。一病叟扶杖前曰：「門師雖縛此子，不能損其毫末，若釋還漢營，以結其師李長腳，真良策也。設為人劫去，即有膽如斗，恐無顏為師矣。」黎視其叟，固劉淵也。乃笑而言曰：「無論吾不欲結李長腳，即李長腳之師劉元海至，吾亦縛而答之。」叟大笑，以杖擊獷兒頭，喝曰：

亨利吉利，賓戲儒戲。小牛破鼻，小鴿折翅。爾師之師不爾棄，杖擊毒龍治世治。

喝畢，一蛇從獷兒腦飛而去。獷兒遁歸。黎即嗔曰：「元海無禮，視我為何如師耶？」投栲栳於地。叟復以杖擊之，栲栳忽裂開，裏杖飛去，杳無蹤。叟臥地不復動，有雲下垂為青赤黃三色，隱隱聞地中金鼓聲。黎自解其腰間繸束雙手，曳之重千鈞，殆不能舉。才撒手間，天際下兩剪刀分截黎之左右兩手。黎大叫亦墜地，叟又以其繸縛無手人。黎之左右兩手，各持一剪刀斷其繸。黎從地躍起，騰入雲中，而兩手飛至，自續肩下。叟呼諸弟子：「尋取吾杖！」有兩獨足人舁杖至。與化杖為蛇，騎而入杳冥矣。黎還，戒諸門賊曰：「遁去之病叟，來護漢營。於我兵大不便，汝等無妄思攻戰也。宜擊五色幟偃之。」

眾應命，時壽州城中，初見黎門師軍中自亂，知甘君來援，擊賊獲勝，開城出兵應之。一無鼻人腰懸火藥一，臂鳥機，乘劣駒，賈勇率數十壯士出。即石中丞隨幕立功之廣州丞柳皆木也。賊方襲幟時，為皆木鳥機所中。賊既斃，皆木得白色鬥幟一面，作參軍駝鼻聲大呼曰：「鬥幟柳擊，勞記豪傑。」壯士皆笑而鼓勇，奪五色鬥幟無數。賊守黎戒，任其蹂躪而還。石中丞大悅，以曠達楚王云：

珏於國家，或比之玉石。竊以為卦之說，石主乎艮；字之原。玉生於王。艮不自主，而王實能生，待命則已皇然，感恩而尤惕若，固將矢石渤之愚衷，冀玉成之至道者矣。頃者壽州有半夜之警，門賊驅萬人而來，不寧不令，將恐將懼。賊渠黎亞瑜，不知何名，能合其眾，龍虎輻隨其毒手，方圓陣無有成心。其行也，如風師雨師，為之設旗而置鼓；其止也，若青女素女，為之□矢而戢戈。其謀也，捩天樞拗地紐不足為其詐；其鬥也，繫水母鞭山神不足為其狂。其勝而不驕，敗而不懼也，又若賁、獲非健兒，白、韓非賢帥，而自師其私，以道為盜者。藉非以王之明，乞援甘鼎，恐無石不破，有玉並焚。此城危其形，我士揣其色，而壽者庸不至夭亡乎？春兮保不為秋殺乎？茲雖小捷，殆有全能，儒不勝誅，奮堪自贖，奪彼早船有二，如楚之獲吳也；獻其妖旆若干，如漢之拔趙幟也。粵丞柳皆木，以文臣身先諸卒，實嘉乃助。部將真速祿、賈威武，初遇賊自潰其師，當討其罪。年月日，石珏箋上。

楚王方盼甘君捷音，而石中丞箋至。乃大喜，速速真賈、之濟師者。注柳皆木功，頒上方四器賞，馳奏朝廷。益兵助甘鼎。適宮小使引甘君入謁，王迎人，執手慰勞。甘君曰：「賊自亂耳，鼎何能為？前所聘賢者都毛子，自以其友四人來，王試聞毛子之論也。」方召四人，鼎姑退。王送之宮門，迎見毛子，甘君揖而退。王延毛子入別殿，行師事禮。毛子答拜就坐。王問曰：「賊百倍於我師，其中頭目不可悉數，何以今日殲一魁，而後日如此魁者二三人出耶？今日獲一有名之魁，而後月無名之魁二三人出，轉不能獲耶？」毛子答曰：「天官家言鬥有三，北斗酌量元氣，南斗進退人才，陳天市中者鬥斛也，賊祖張匪山人，為季漢張魯之裔，融五斗為三斗，號則如因，實則自創。法北斗以酌量元氣者為鬥主人，法南斗以進退人才者為鬥師傅，法中鬥以陳天市鬥斛者為鬥粒民，偽主人有六，飾其貌者五倍，為三十六元氣宰。偽師傅十八人，飾其貌者亦五倍，為一百八進退丞。偽粒民盈萬及千者隨師傅，盈百及十者隨主人，法不記兵冊，死者厚恤其家，故有增無減。其善戰者多雜於粒民中，令人不可測，宜一魁而二三其形，有名魁不若無名之人矣。」王問曰：「賊中不見儲胥，而轉徙不饑。且於村落間施貧民食，何歟？」毛子答曰：「民間傳賊為張道陵後，茅屋中瓣香奉之。一旦猝至，跣足獻酒食，過於其父兄。乘勢掠富室充饋敬，彼有餘食，以給貧民，俾感其施惠。而忘其逆天也。」王問曰：「賊中木無兵械，官軍出御，其鋒鏑殊不能勝，豈幻術耶？」毛子答曰：「非幻也，鄖陽山中，昔春秋鄖子之國，中通雍、梁、達荊、豫。嘯聚之眾，無代無之，賊之涵濡於是者，垂四十年。其間多中原亡命，莠民之區，雖日造五兵，神祭不能禁。自有土官以及封圻大吏，為得知之而驅戮之哉。賊誠利，官軍何足當也？」王問曰：「先生何以策吾兵？」毛子答曰：「主兵乏策，但收鄉兵，一則利夫給餉及官兵之半也，一則因其平日有殺賊之志也。不知其人行藏迥異乎兵，早晚皆可為賊。我中虛實，易為賊知，漏泄半由此輩。幸而賊當敗，人人可以見功，鄉兵固亦勇也，不幸而賊反相薄。人人束手無策，鄉兵必先退避焉。乃悟殺賊為其虛號，而半餉不足以結其心也。請令秦、蜀、吳、宋諸節鎮，各募精兵萬人，糶幣維倍，其家特多存恤之典，防守疆索，勿出援，其數遭賊擾之地。設破鬥兵縱橫九營，各募精兵一千，兵得自置餘丁二名，亦給正餉，功過同之。進左退右，出沒不時，勿株守。夫然，兵有勞逸之異用，動靜之殊方，而後定力能貞，邪氣易掃也。」王歎曰：「嗟乎？此破鬥九營之兵，將安在哉？果其有之，不致今日之憂矣。」毛子曰：「此種兵將，固自難用，用之存乎其人，請赦天下鬥很之犯，與夫鹽徒曠徒，鑄錢盜贖之人，及井邑大猾，山澤野豪，以膽力罹於法網者，責以湔洗自贖，富貴可圖，必收奇效，然斯事也，激勸為功，非都元不能任。」王大奇其語，許奏行之。復問曰：「軍中轉餉維艱，前者大有戒心，朝議苦無善策，奈何？」毛子答曰：「是非用會子，不能多且速也。」王問「會子若何？」毛子曰：「即古時刀貝遺規，後乃變鈔法，今天下皆買場也。大賈在秦晉，其流暨東南海隅，中州固無論矣。苟用斯策，元所借客卜又長，即其人也；彼擁資過千萬，居王屋山下村墅中，長官無通刺者，其自刻高麗紙會子，西南夷中亦行之。且先令助餉，泉源既通，後給還之彼固忻然也。」王歎息曰：「尚有卜君，天下何難致太平哉。」因問四人所能，毛子答曰：「卜又長能用財，可使輸兵食。師伏虎能用力，可使教神勇。馮軾能用智，可使布網羅。皇甫仲弓能用仁，可使行招撫。功成即退，俱不欲官，都元亦其志也。」

王召四人入宮，馮軾齒最尊，百十三歲，卜又長七十矣。師伏虎才三十，皇甫仲弓初冠耳。問其裡居？又長固已知之，三人皆笑啟曰：「大梁人，王圻內庶民也。」王將屬以毛子所陳四事，館四人於府中。毛子留議三日，辭還甘君營，則一叟據臬比坐。甘君及燭生諸人皆侍左右。毛子揖畢，叟命就旁坐，笑言曰：「都生天下士，何見之晚耶？」毛子曰：「大王竟出人間，不屑向天人間覓一小法輪，恐陰陽無所界畫矣。如腐儒之疑信何？」叟曰：「僕不欲令人信，君不可令人疑，信僕者玄也，疑君則又玄矣。」毛子曰：「然則大王將疑元也！」叟曰：「然。」即向毛子面彈指者三，甘君大駭，視毛子一長柄塵尾耳。中作毛子笑聲曰：「諸君見劉老師何往？」燭生輩審視臬比人，則已無有，但聞叟與毛子吃吃笑不止，其塵尾自移於臬比上。作人言曰：「諸君何不師事毛子？」獷兒迎進言曰：「事以劉老師之禮，則世治請前，起手閃一擊電，塵尾條不見。」聞叟譏毛子曰：「都生不直吾小徒

一電，撫辰綱安在乎？」獷兒忽倒地，化為匏瓜。內作獷兒語曰：「毛子乃欲刻畫胡盧生哉！」

一躍自飛出，樂般哭曰：「何物都毛子，攝吾兒去。終身作無口匏，得無饑欲死？」化醇大笑，謂：「樂弟何戚戚也？」呼塚兒出，語以迷惑狀。塚兒曰：「神仙能變化有情無情，真妃師嘗以教我，固學焉而未成也。剛和尚藏神盒，亦能隱身以觀變化真形，惜亦繳吾師矣。」甘君曰：「吾固知非修羅少主，不能了此幻影。」請慶喜出，告以故。喜出白羅巾於腰際，擲地喝曰：

一切虛無相，化為等等狀。或蒙口耳鼻，不覺眼花放。無物乃無塵，生塵莫生障，一堇存，萬口喪。山河兩戒在羅巾，請祝天宮白人樣。

此巾覆地逾刻，有蠕蠕動者，則劉老師、都毛子、獷兒俱臥巾下，欠伸而起。喜向三人致惶恐意，攜巾去之。劉老師曰：「菩薩之巾，可以籠罩太乙，況吾輩後天希聖者哉！」獷兒曰：「阿母無此設施，都先生必以老拳挫我，亦將受劉老師大杖矣。」毛子曰：「大王縱率其門徒以至，要不能勝元無妄之宗，元不忍忘夫遊戲，而棄白求玄，乃為王子所狎侮耳。」周浮邱小語燭生曰：「吾見昂宿久離其宮，此間遊戲人得毋是歟。」劉老師仰天而點頭。矩兒亦告甘君曰：「兒嘗識先生，似前生入直通明廬之日也，今兩不復款曲矣！」手子徑前執矩兒手曰：「翁媪俱無恙耶，且同了今因，不暇咨嗟往事。」於是幕客益重毛子，劉老師亦引為忘年交。司馬季孫議曰：「我兵過少，御賊不能出，逐賊不能入，何以克濟乎？」周浮邱曰：「以其數審之，當有益兵之事。」鄔鬱以粵裨將曹鎮渠灌兒進謁，齎斛斯賀蘭二侯書，甘君展之，謂矩兒曰：「汝夫婦又將行矣。」書云：

貴等至黔營，小武屢列妖陣挑戰。謹守麾下無輕剿撫之說，靜以鎮之。朝廷以總帥新營兵不及千人，依楚藩請調粵兵之援黔者三千人，赴陽聽用，並舊隸之曹鎮渠灌兒，供帳前臂指，祈檢點收之。此間黃苗耆定之功，杳無時日，亦不係三千粵卒有無也。惟聞員小夫人出身黃苗中，又術為小武所懼，鄙真妃力薦之，願員小軍使夫婦偕來助戰，則勝於三千人多矣。豫事□□，人言大訛。早建元功，以紓眷念，幸甚。

甘君以書示諸公。毛子喜曰：「就三千人中擇其尤者，請師伏虎教之，接應九營，可敵數萬人矣。且黔餉新為蔡小武所劫，荊湖皆不及協濟，卜又長以百萬會子付我，轉與小軍使挈往，亦權宜之用也。」劉老師曰：「善乎毛生，有八面之因應，無方隅之滯留，酌之以其源也，量之以其器也！才豈在三代下乎？」矩兒自受會子付瑣兒，夫婦拜辭甘君，赴黔營，由荊襄荒僻路。瑣兒曰：「此行也，去常服，易村裝。毋為門賊窺，致有劫門。」矩兒然之。

行數日至襄陽岐途，投小家宿。一老嫗持門戶，問其姓名，答曰：「我癡也，有兒成性，少不耕讀，好食異味，從門師杓先生游，傳適口之術，字之曰生心弟子，我聽其所為，不恃孝養久矣。汝夫婦日暮安之？就我半椽舍淹一夕，幸勿令生心盜知之。」矩兒曰：「阿姥能容假榻者，吾夫婦不敢忘戒也。」其嫗自食畢，初更聞剝啄聲，嫗自啟戶延數人入，覓寢所，作鼾聲。矩兒潛出舍後，隱短樞間窺室內，見兩文士，一紫氍服，一黑氍服，各攜一行李。若徒從研席間物，一下坐者深目喙，疑即生心盜矣。聞紫氍服者曰：「吾兩人皆鄙人，代業儒，將投門師招搖先生，東道可能先容乎？」生心曰：「招搖先生，近得心疾，好殺人，不如吾師杓先生。」黑氍服者曰：「我家藏秘書，將獻門主人，不識邀鑒納否？」生心□然曰：「公自謂秘書，門主人噴飯矣！」試問三十六宮中，何書不秘，而彩三家村學究之書以為秘哉，夫獻書固不如獻冊矣！」兩生問曰：「何冊可獻？」答曰：「村莊富戶名冊，得之呈送，乃蒙上賞也。吾有家醞，客能飲乎？」兩生辭曰：「昨夜吾兩人夢皆惡，不成眠。今夕當索快意一覺，何心斗酒耶？」生心即駢二指，向一人喝曰：「汝臥左；」又向一人喝曰：「汝臥右。」

兩生自解衣臥兩處，袒腹露臍，目瞪上視而無語。生心自支鐵鑊於前，下熾白炭，從腰間合利刃如雪，剝兩生腹，取心肺捧而出，跳擲不已。置鑊側，取芝麻醬一碗，雜辛料甘料諸味傾鑊中，提兩心肺下之。作燻炙聲，腥達戶外。有頃，出綠酒佐食，引銅箸盡嚼之，回視兩軀，尚翕然動。矩兒大怒，掣銅椎入擊。生心大叫，腦裂而絕。翻黑氍服者囊中秘書，乃河圖十遁。大詫曰：「此吾父為外翁手錄者，安得人俗儒手。」取錦囊藏之，潛入內告瑣兒，將與遁跡矣。瑣兒曰：「不可，殺其子，不忍欺其母，我呼告之。」急喚老嫗醒，視其子死所。嫗從容欠伸起，出庭戶，見兩客無心，其子裂腦，鼓掌稱快曰：「生心盜不能復生腦乎？」向矩兒夫婦拜，徑出門去。

天將明矣，烏知其所之，矩兒夫婦行山谷中，道路多荊棘，瑣兒曰：「若是其足繭也，何勿用阿婆行地錦，逸獲之功較多。」矩兒曰：「吾豈忘諸，直不敢貪母氏之成勞耳，汝以慧形人之愚乎？」就地鋪錦，攜手登其上。一日行三程，迥出雲外，竟達黔營。見斛斯、賀蘭兩上公，為甘君致謝。木蘭迎出，謂：「弟妹何契闊也。」賀蘭視瑣兒，光澤瑩宇，一空言思，頗動顏色。斛斯急解詞曰：「漳南郡公未見廣寒宮中人，宜自慚而色戰矣。然麻姑神人，願無以背癢受鞭也。」木蘭曰：「驚鴻游龍，自才士形容之而已，於甄逸女何有焉。」矩兒曰：「姊太謔，視弟為袁熙可乎？」瑪知古以滅火真人書至，是寄針、砭二師及知古密札也。斛斯展閱大驚，書云：

昔馮盎碑下之物，以九首分二軀，降生交王妃腹中，六首者名馮具，三首者名馮形。交王死，馮具八歲立，十二年而殂。馮形立，妻萬赤復出山，化其盲僧形為美男子。自云年十八，以五年長當為王者師，馮形與之語，大悅。拜萬赤為丞相，尚以王之第四姑，號曰太駙丞。夫萬赤既得志，必復吾仇，先剪吾之兄弟手足，若瑪及針、砭即其人也。黃苗蔡小武，新向馮形乞神兵相援，暗指太駙丞也。萬赤早晚來，君三人先受其，歸真返本者，不一其宗。吾與劉老師，遙相望而不能援。如何如何？飛鳥來訊。

是書乃南海丹雀銜至者，故末語云云。瑪知古曰：「吾前夜展鏡，見小武苗寨後，創立十二神詞，號中虛宮，係以子及亥名目，殆將供養妻萬赤矣。」針砭二師曰：「中虛則火中藏水，妖師近日揣摩至精，跡用特幻，豈吾輩智力所能勝哉？」木蘭曰：「我自與弟妹保護國家貴公，二師何不挈瑪師潛蹤吟鉞江深處，此水應坎象。先天孕中滿之火，可以立命，俟劉老師南還，則凶災當盡消釋也。」斛斯曰：「若事有反覆，僕願身先士卒，攻賊而死，亦無懼焉！」賀蘭曰：「閩國公天子腹心也。觀武人，於聖躬如手之有臂，足之有脛，脛與臂斷可續治，腹心不宜損虧。」懸大□弓，挈矢一壺，持丈□槍，腰別藏八十整銅鞭二，騎黃馬自出。張許兩都督諫曰：「二公皆未可輕身出，挫國威。某二人先不與金大都督死六畜陣中，繼不隨李節相死閩海。今而死亦晚矣。請為二公先，率滇粵兵萬人直躡黃苗諸寨。」斛斯自引賀蘭神策兵平島有功者千人，出黃苗背。矩兒夫婦及木蘭擁護之，求旂張弓脛居守。

大師已出，蔡小武遣苗卒下戰書，旂與弓脛大罵：「逆苗何狂悖乃爾！」斬其人，以書係頸側，懸戰門。瑪知古偕針砭二師去吟鉞江邊，潛以鏡照，見小武引十二火神列陣，懸一榜曰「六六冰炭之圖」。賀蘭一騎衝進，發大羽箭射午位火神，應弦立斃。一金襍頭少年，台上掣未旗者，怒曰：「不懼死漢囚，敢傷太駙丞之弟子，知其為妻萬赤也。」知古暗擊鏡背，喃喃作咒聲。萬赤自台上下墜。賀蘭引槍刺之，亦墜馬下。黃苗兵圍之，賀蘭大呼步戰。出銅鞭擊殺一人，躍上其馬，衝出火陣，竟無能害之。

洛鍾自欲應銅山，何日長歌壯士還。

豈竟錫龜無一策，徒勞功狗有重□。

證來外道辟支果，填得新詞《菩薩蠻》。

自是墨兵餘殺劫，阿婆微破凍梨顏。

紫衫氏註曰：

生心之為言性也，性善則入為聖，性惡則出為狂。生心之盜，亂者之所憑而為梗，即治者之所藉以轉機也。史氏於荊棘滿林，煙塵彌望之際，逗出生心盜，示人以明心見性，則亂庶熾已。既生己之心，何以啖人之心也？曰：「不能息發於己之心，未免垂涎於人之心，故克念為難也。」

生者盜心，啖者儒心，理既不容並立，以生心之盜，啖俗儒之心，機亦有以相因。

隋末麻叔謀啖小兒之肉，朱榮啖朋友之心，人道之厄也。太平之年，宜不應有此。曰，俗儒之召災釀變也久矣。生心害政，亟

當以生心之盜啖之，曰竟啖，盡之之詞，愚者所駭，智者所忻，斯時竟有斯事則可駭，斯事竟及斯人則可忻也。